



新华全媒头条

# 广西：大石山区「找水记」

新华社南宁11月22日电(记者覃星星、林凡诗、黄庆刚)“半夜出门山过山，拐了一弯又一弯，鸡叫掌灯找到水，进门太阳快落山。”这是一首流传在广西大石山区的古老民谣，诉说着当地群众世代找水取水的艰辛。

广西大石山区覆盖6市30个县(市、区)，这里群峰层叠，岩石裸露。独特的岩溶地貌使部分地区地表滴水难存。千百年来，当地群众世代看天喝水，“吃水难、水难吃、水贵如油”一直是制约发展的瓶颈。

脱贫攻坚战打响后，广西大石山区党委政府带领群众与水抗争，从“没水喝”到“不愁喝”再到喝上“放心水”，千年“水愁”一去不复返。

## 大石山区“滴水贵如油”

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，飘出沁人清香。“我们山里的水泡的茶好喝着咧。”隆金英打开水龙头，又烧了一壶水，热情地招呼客人品茶。

隆金英所在的孔民村上买屯位于天等县驮堪乡，水曾经是她的噩梦。“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出门挑水，去晚了就得排队。”隆金英说，每天要挑5担水，上下累计1700级台阶。阶梯湿滑，一次挑水时差点掉下深潭，让她心有余悸。

十几年前嫁到隆安县都结乡陇选村的广东媳妇冯云娥同样深有感触。按照当地规矩，新娘进门头几年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挑水。“挑水的小道弯弯绕绕，一次遇上下雨路滑，我不小心摔倒了，一担水都洒了，一个人坐在山路上哭了好久。”冯云娥说，挑水的艰辛不止一次让她这个外来媳妇产生离开的念头。

“天晴三日禾干枯，大雨一日成汪洋。”对居住在大石山区的群众而言，每天一睁眼，就要为水而愁。水缸和扁担是家家户户都有的物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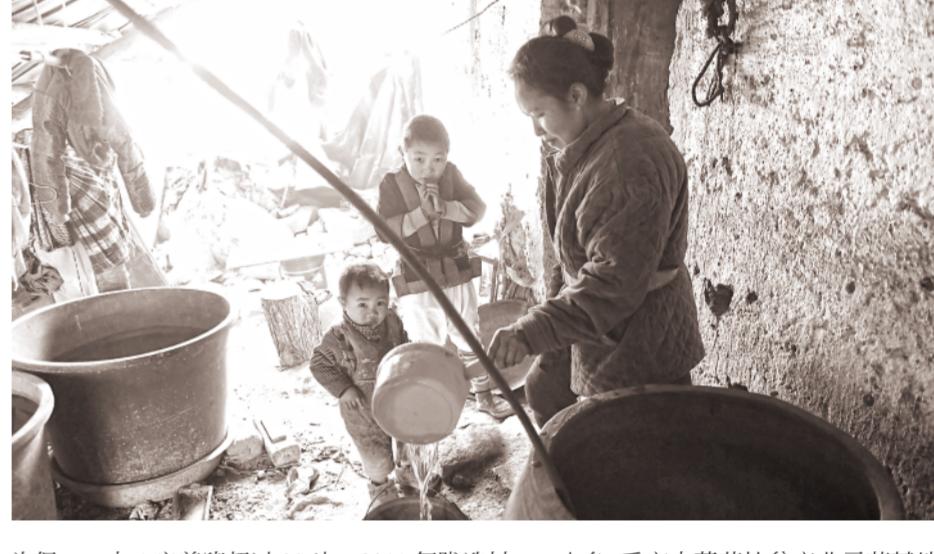
在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陇选村陇南屯，村民岑加天看着丝瓜藤下的两个石头片建造的水缸不胜唏嘘。“我出生时它们就在这里了，祖辈们就靠这个存水。”他说，记事起他每日天没亮就去挑水，一挑就是30多年。缸没满，我们是没有心思出去劳作的。”

缺水是许多大石山区群众萦绕不去的记忆，每一滴水大家都格外珍惜。在巴马瑶族自治县东山乡江团村，78岁的村民蒙桂荣回忆：一次叔叔背水快到家门口了，结果脚下一滑水全洒了，他把怨气撒到鞋子上，于是用砍刀将鞋子剁得稀烂。“一盆水，洗菜之后再洗脚。即便如此，这盆水仍舍不得倒掉，过滤后要攒起来喂猪。”蒙桂荣说，这样“一水多用”的日子，很多人过了一辈子。

水，承载着大石山区群众生存的希望，也关系着村屯的兴旺。20世纪80年代，隆安县南圩镇銮正村内銮屯有一口泉眼，是全村5个屯唯一的水源点。内銮屯的村民讲起这件事眉飞色舞，无比自豪。为了取水，当时附近村屯的孩子一大早就都要过来挑水，内銮屯的年轻人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少有打光棍的。驻村第一书记田铁说，这口泉眼记录了一个石漠化山村的吃水历史。

## 告别“望天水”喝上“放心水”

地处桂西北的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，是一个“魔鬼偷走了人类赖以生存



的水和土”的极贫角落。生活在这里的瑶族同胞世代与险恶的自然环境抗争。

初冬时节，七百弄的群山一片苍翠。“再也不用为水发愁了。”看着山坡上大大小小的圆形水柜，67岁的蒙桂宽感叹道，修建水柜和水柜加盖都有政府补贴，以前用背篓背水一趟要4个小时，现在接一桶水只需1分钟。

从徒步挑水到凿石蓄水，从修建水柜到提升水质，从工程性缺水到“哗哗”的自来水流进千家万户……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，大石山区各地党委、政府带领群众向“水”而战，努力让群众告别“望天水”，用上“放心水”。

在艰苦的环境下，大化县干群立下愚公移山志，誓与水做斗争。2019年，大化县建成集中供水工程134处、家庭水柜5293座，工程受益人口6.6万余人。

艰苦卓绝的努力让大石山区发生了巨变。隆安县将面临吃水难的18个村划分成5个区域，通过跨区域集中连片供水让3万多人彻底告别“看天吃水”。为在高山上建设加压站，原本在平地上

只需4个人抬的钢管，需要11个人才能抬上山。如今，一条条水管在崇山峻岭间蜿蜒。

2018年，岑加天的家乡建设了水厂。当地党委政府将附近水库作为水源，经过6级加压和一体化净水设备净化消毒，解决近2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。现在，在水厂工作的岑加天经常沿山路检查管网、维护设备，从吃水“困难户”变为用水保障者。

在巴马县东山乡，住在山上的瑶族群众曾经每天眼巴巴望着红水河却吃不到水。经反复调研，2019年当地耗时4个月建水厂、铺水管、装设备，开展了一场“水往高处流”的抗争。

“进场施工之初，所有工程用水和人员饮水都从外地拉来。”东山供水厂项目副经理朱孝克说，最高位水池和水源地的高度差为537米，施工人员克服重重困难，努力缩短工期。2019年底，河水经过消毒后“流上”陡峭的东山，当地群众千百年来的“水梦”终于实现。

潺潺流水，承载着大石山区干部群

众同艰苦环境做斗争的不懈努力。为保障村民用水安全，当地积极开展净水设施改造和消毒设备配套等工作。东山乡

水利站站长罗华介绍，2019年乡政府共为贫困户安装1461台净水器。“有了净水器，水没有了异味，饮水越来越放心。”村民兰日文说。

## 一汪清水盘活一方经济

一汪清水不仅保障了人们生活，更为脱贫攻坚提供充足动力。

不再为水发愁后，人的精神状态焕然一新，思路也跟着活起来。千山万弄间，“解渴”的土地上特色养殖业渐成规模。

“以前牲畜不敢多养，担心与人争水，村民增收渠道单一，只能靠外出务工。”巴马县西山乡卡才村驻村第一书记黄程华说，山旮旯里建起了巴马香猪养殖小区，牛、羊、鸡等特色养殖覆盖所有村民。隆安县陇选村的村民以前不敢从事规模养殖，现在贫困户胆子“大”起来了，1户贫困户养殖的肉鸽存栏3000羽，26户贫困户家里养猪超过10头，其

中6户养猪超过30头。2019年陇选村实现整村脱贫摘帽。

巴马县东山乡江团村党支部书记韦介英回忆起以前的日子直摇头：一些村民尝试养羊，傍晚晚上山清点数量时发现五六十只羊渴死在山上，这给希望改变现状的村民留下了心理阴影。“没有了后顾之忧，所有贫困户都敢放心养羊了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。”

汨汨清泉流，孕育新希望。在七百弄乡，有了家庭水柜和产业水柜，扶贫产业项目在山区遍地开花。现在全乡有50多个扶贫养殖场，禽畜养殖数量逐步增加，村民对脱贫增收有了信心与希望。

解决了用水之忧，种植业发展如火如荼。车行山路上，只见江团村一个个洼地里长满桑树。在村里的种桑养蚕基地，32岁的蒙应求蹲在蚕房里整理桑叶。“以前苦于缺水，桑树种不活，不得不放弃想法去广东打工。”蒙应求说，他去年返乡流转70多亩土地种植桑树，今年收入预计超过10万元。

追梦正当时，“万弄”展新姿。在东

山乡，千亩中草药扶贫产业示范基地从无到有，核桃、杂粮杂豆种植面积不断增加……

曾经，大石山区许多年轻人因为缺水而离开家乡，如今一批批年轻人带着技术返乡创业，一批山里“土货”打响品牌。

在七百弄乡弄雄村的一个山弄里，鸡叫声此起彼伏。这里的2个养殖场存栏种鸡8000只、肉鸡1万多只。4年前，32岁的蓝燕军和4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返乡养鸡，没想到冒险之举成就了一番事业。

目前，蓝燕军发起成立的大化七百弄康利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130多户农户养鸡，其中90%是贫困户。养殖规模迅速扩大的背后，是山坡上5个产业水柜的鼎力保障。

从不敢规模养殖到家家户户参与，从“藏在深山无人知”到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，七百弄鸡让越来越多山区群众实现脱贫致富。“没有水，七百弄鸡永远没有机会‘飞’出大山。”蓝燕军言语中满是感慨。

上了“卫生水”。

但“苦咸水”并未被柯坪“抛弃”。盐碱地、“苦咸水”，虽然不适合棉花、小麦等农作物种植，却适宜一种碱性植物——恰玛古生长。这是一种在新疆很多地区广泛种植的农作物，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名为芫菁，富含有机活性碱和多种人体必备元素，被誉为“长寿圣果”。

借助碱性土壤和富碱水质等自然禀赋，柯坪县阿恰勒镇近年大力发展恰玛古种植，逐渐成为南疆恰玛古主产区。

记者看到，柯坪县的恰玛古品质虽高，但因缺乏组织化的销售渠道，一直难卖出好价格。农民收获恰玛古后，只能以鲜果出售，价格8毛钱一公斤，收益有限。

2014年，中国石化西北石油局的工作队入驻盖孜力克村驻村帮扶，决定启动恰玛古产业项目，帮助村民成立果蔬专业合作社。不只出售鲜果，合作社的加工厂还能生产恰玛古干、恰玛古粉、恰玛古口服液等产品。

作为合作社的理事，村民艾塔洪·提来克每年不仅将自己10亩地收获的恰玛古以1.8元一公斤的价格卖给合作社，还到合作社务工，参与合作社年终的分红。

艾塔洪说，现在不仅水变甜了，恰玛古也比往年多卖了近4万元，明年家里能添辆新车了。

(记者李志浩)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

# 以水定产，再也不能老样子种田

## 甘肃石羊河流域节水见闻

“过去的青土湖徒有虚名，到处是沙丘，风沙特别大。”

当地政府以水权改革为抓手，积极发展节水型、高附加值农业，做精做优一村一品特色产业，实现了节水增收双赢。

青土湖也再现碧水连天波光粼粼、成片芦苇随风摇曳、水中游鱼簇簇的美景。

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青土湖终于醒了。

11月中旬，甘肃省民勤县。站在青土湖畔，碧水连天波光粼粼，成片芦苇随风摇曳，美景让人心旷神怡。

“过去的青土湖徒有虚名，到处是沙丘，风沙特别大。现在刮的风里，已经感受不到沙子了。”民勤县西渠镇致祥村村民甄立国说。

记者日前在石羊河流域采访节水时了解到，当地以水权改革为抓手，积极发展节水型、高附加值农业，做精做优蜜瓜、茴香、人参果、沙葱等“一村一品”特色产业，实现了节水增收双赢。

## 水权改革倒逼节水农业推广

“今年是我流转土地种植娃娃菜的第三年，为节省成本采用了滴灌设施，与大水漫灌相比，亩均至少节水60至100立方米，一亩地可省两三百元。”古浪县永丰滩镇六墩村村民袁程玺说，“采用滴灌，一个工人可以管理二三百

亩土地，而漫灌的话一个工人只能管二三十亩土地。用滴灌不仅能节水、节肥，更能增收。”

省水就是省钱。水权改革让节水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，这不仅扎紧了用水总量的“水袋子”，也倒逼人们提高用水效率、转变生产方式。“每年年初，水管所根据分配到灌区的水资源总量把水权逐级明晰到用户，逐户核发水权证，编制用水计划，分轮次控制灌溉用水，农民凭取水卡刷卡取水，用多少刷多少，节约下来的水可以通过水权交易平台转让。”据武威市凉州区金羊水管所水利股股长张文萍介绍，灌区机井已全部配套安装了计量设施，通过智慧水利平台对地下水开采远程监控，极大地促进了水资源精细化和动态化管理。

在水管所的水资源管理平台上，每一口机井的运行状态和采水数据实时更新、一目了然。2019年金羊灌区用水量较2018年减少382万立方米。

多年来在水权改革基础上，石羊河流域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，种植低耗水、高效益的作物，发展养羊、蜜瓜、人参果、蔬菜等产业，实现了节水增收双赢。

## 缺水形势依然严峻

《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》的成 功实施，只是重点解决了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极不平衡、过度超采地下水等突 出问题，初步遏制了生态环境恶化趋 势。”康德奎说，因自然条件所限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，以及重点治理的阶段性和应 急性特征，目前流域内仍存在一些难题。

“缺水形势严峻。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182毫米，蒸发量2200毫米，自产水资源量16.53亿立方米，2019年流域用水总量21.5亿立方米，水资源开发利用率130%。”

——生态依然脆弱。流域位于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之间，气候干旱少雨，沙漠和荒漠化问题十分突出，武威市荒漠化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近66%，危害严重的风沙线长654公里。下游民勤荒漠化面积占总面积的90%，干旱少雨使沙生植被面临退化，土地面临退化、沙化、盐碱化的威胁。

——工程短板突出。流域8条水系未连通，区域供水不平衡；防洪工程设施基础差、标准低，中小河流治理任务仍很艰巨；灌区输配水体系不完善，农田灌溉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依然存在。

“为解决这些问题，我们正在谋划后 续综合治理，初步提出了‘上游祁连山 水源涵养保护、中游水资源集约节约利 用、下游水生态治理、外流域调水补给’ 的综合治理思路。”甘肃省水利厅总工 程师贾小明说，下一步将通过强化节 水、防污治污、水系连通等措施，实施山 水林田湖草沙统筹的综合治理。

(记者戴小河)新华社兰州11月21日电

# 告别“长寿果”

在家中接上一壶自来水，对许多人来说是每天很平常的事，但对阿巴克热·阿衣甫来说，却是盼了多年的梦。

处在天山南麓支脉黑尔塔格山南麓的新疆柯坪县，是阿巴克热的家。荒漠、戈壁、山区面积占据柯坪全县总面积72.4%，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近40倍。

水少，味道还极为苦咸。为了解决“苦咸水”难题，柯坪县从1995年就开始了此后长达20余年的改水工作，累计投入4667万元，先后建成3座水厂，终于基本解决县城内居民饮水问题。

然而，广大农村地区饮水问题仍未完全解决。

转机发生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。2014年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24个部委专题到柯坪县调研饮水安全问题。之后不久，柯坪县城乡饮水安全工程列入2015年中央文件。

2016年，柯坪县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城乡饮水安全工程动工。阿巴克热记得，2018年10月的一天，家里来水了。那天下午，放学回家的小女儿喝了刚刚烧开的水，舔着嘴唇说：“水的味道和商店里卖的矿泉水一样。”

“我一尝，过去那股苦咸味确实没了，水里还带着一丝甘甜。”阿巴克热说。

这一天，柯坪县城乡饮水安全工程正式通水试运行。从此，柯坪县群众正式告别了喝“苦咸水”的历史，喝